



好 读 书 读 好 书



近日,世界卫生组织发布“长寿排行榜”,日本蝉联世界第一,预期平均寿命达到84.2岁。然而,长寿,这个幸福社会的象征,在经济衰退、收入减少、物价上涨的日本,却成为许多老人的噩梦,一种被称为“老后破产”的现象正在蔓延。日本“NHK特别节目目录制组”曾陆续推出《无缘社会》《女性贫困》等反映日本社会现实问题的书籍,《老后破产:所谓“长寿”的噩梦》一书是NHK对日本贫困老人的采访过程全记录,他们真实的生活困境引人深思,对已步入老年社会的中国也有所启示。

晚年危机:日本社会的长寿隐忧

本报记者 曲鹏

“我根本不想要什么长命百岁”

选择养老院“安度”晚年,貌似不错的选择,现实却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。私立养老院昂贵,公立养老院依照老人的收入来收费,即便收入不多的人也可放心入住,可毕竟日本老龄人口数量太多,床位有限,等待入住的人数一直持续在50万人以上。

日本福利水平相对较高,1961年就制定了以家庭功能发挥作用的国民养老金制度,但如今,曾经支撑起社会的家庭结构正在瓦解,三世同堂的比例从1980年的60%降到2013年的10%,养老金的角色从“零用钱”渐变成主要生活来源。如果是老夫妻两人或者跟孩子一起生活,还可以用养老金维持生活;但要是孤身一人,那就不得不靠一个人的养老金生活下去了。

只要身体健康,养老金还足以维持孤身一人的生活。但若患上严重疾病,需要手术治疗的疾病或因伤住院,即便有存款,一旦花光,便陷入了“老后破产”的境地。建筑公司的老板娘菊池,独生子在

四十多岁时因为过劳死早夭,老伴三年前去世,如今她因风湿病不能自行行动,生活陷入穷困之中,养老金用来交完房租、生活费、护理服务费,还有3万日元的赤字,只能动用存款填补,已经进入“老后破产”倒计时状态。“一点一点地,这像软刀子杀人一样啊。不想什么长寿了。”

如今的日本,可以花钱买护理服务,为的是让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放心地生活下去。金钱中断之日就是服务中断之时,对经济上本已捉襟见肘的高龄独居老人来说,他们都没有能力享受到充分的服务。

不少老年人为了省钱而减少看病次数,停止使用空调,过着极为艰苦简朴的生活。“没钱去医院啊,只能忍着。”“靠养老金生活,一日只吃一餐,一餐费用缩减到100日元(约合6元人民币)。”因为身体有病不能自行行动,又不舍得为外出护理服务花钱,便利店里的一小袋豆沙面包,到阳台上看看月亮,对一些贫困老

人来说都是件极其奢侈又幸福的大事。

“我自己认为一直都是认真真地工作,可万万没想到,会成为今天的样子啊。”83岁的田代身材细长,走路轻快,看上去根本不像已经80多岁的人。但他的“苗条”实为节省伙食所致,每两个月一次的养老金发放日没到,就已经没钱买吃的了。“年轻的时候,谁会去想老了会是什么样子啊。每天都很忙,每天都很开心。可是,一直都在认真真地工作,谁能想到,老了会是今天的样子啊。”

年轻时擅长交际,到了老年却濒临破产的田代,连社交也中断了,更感孤单。“婚礼庆祝怎么办?葬礼礼仪怎么办?没钱的话,无法与人交往啊。”

有兄弟姐妹,他们也不想接受金钱方面的帮助,“正因为是心爱的家人才不想添麻烦”,就连接受社会救助也感觉是“给国家添麻烦”而有罪恶感。他们很多时候都会表达出“自己活着也是麻烦,还不如死了好”这样的想法,也有说“我也不知道活着到底是为了谁”的老人。

被困住的生活保护制度

日本政府为保障国民享有最低限度的健康和文化生活,对援助对象采取名曰“生活保护”的最低保障救助措施。如今,日本孤身生活的老龄人口已经逼近600万人,且约有一半人的年收入低于生活保护标准,即月收入不足10万日元,但接受生活保护的有70万人。剩下的,除去有足够积蓄的老人之外,粗略估算,约有200余万独居老人没有接受生活保护,只靠养老金生活,日子过得非常拮据。一旦生病、受伤,医疗费、护理费便成为沉重的负担,再也无法依靠自己的收入生活下去而破产。

相比之下,每月领取6万日元养老金、拥有200万日元存款的老人,晚年生活要比低保户还要艰难。低保户可以免费享受医疗费、护理费,仅靠养老金生活的老人却要自己负担,用剩下为数不多的钱生活。制度规定,拥有房产就无法享受生

活保护,存有积蓄的老人也要等积蓄花光,才有可能享受生活保护。而老人们更担心存款没了,真的能立刻享受到生活保护吗?要是享受不了,不就饿死了吗?现实中,没有老人们会有“那就让我花光存款去申请生活保护吧”这样的想法,至少送终的钱要留在手里的。

秋田县74岁的铃木经营着一家西装裁缝店,但随着地方经济的衰退,营业额不见增长,年收入只有24万日元,再就是每月6万日元的养老金。老伴因老年痴呆症住进了护理院,每月的住院费用为6万日元。铃木的养老金都交住院费了,只能省吃俭用,每餐的花费为100日元到200日元。

铃木还有100万日元的存款,但在日本有存款或房产就不能接受名为“生活保护”的贫困救助。要接受生活保护,就必须花光。铃木先生坚决不想去动这笔钱,因为这是为老伴的葬礼准备的,他

视若珍宝。

老伴终于去世,铃木为她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。葬礼花光了积蓄,就可以申请生活保护,他顺利住进了养老院。对铃木来说,是妻子的死为他换来了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。

除存款外,房产等不动产也是申请生活保护的一个障碍。很多老人养老金收入虽少,却拥有自己的房子,他们不愿放弃处处都是回忆的家而拒绝生活保护。“想在已经住惯的自己家里过世”,这是很多老人的愿望。

采访中的多数老人,并非一下子就陷入破产状态中去,而是一点一点被逼入绝境。即便到后来生活无以为继还是申请到生活保护,医疗和护理都可以免费享受了,老人的健康状况却已经在之前的硬撑中一落千丈。为什么不可以早一点让他们享受到这些呢?节目组在书中一次次发问。

“老后破产”并非事不关己

《老后破产》系列节目播出后,NHK节目组立即收到大量反馈,高龄者将自己的人生与节目受访者对照重叠,更多的是四五十岁即将进入晚年生活者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忧虑,节目组也将反馈内容记录在书中。

一位四十多岁的男性说:“我没有正式工作,没交养老保险,也没结婚,势必‘老后破产’了。不想长寿什么的了。”

一位五十多岁的家庭主妇说:“我在家一边做主妇,一边照料公公婆婆,可等自己老了,却没有孩子照料我。又没有积蓄进养老院,那就只能在家里等着孤独死吗?”

贫困已经不限于中老年群体,孩子和年轻人、单身母亲的贫困也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。NHK在2014年采访和记录了多位贫困女性的生活,制作了一组名为《女性贫困》的特别节目,并推出了一本同名书。从中可以看到,在早已进入发达社会的日本,依然有很多女性,尤其是独自带着孩子的女性生活在困窘的状态中。她们因不同原因无法得到丈夫的供养,但又因女性或母亲的身份,难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,甚至将贫困“代际传递”给下一代。

尽管如此,日本社会依然有“那是他们努力不够”“那是因为他们规划不足”“这样的处境是自作自受”的自身责任论,对陷于困境地的人群抱有片面理解的人还有很多。

日本年轻人的退休年龄不断增长,政策一改再改。在上世纪70年代,日本规定的退休年龄为55岁,到了80年代,退休年龄被延长到60岁,而今已经延长到65岁。从劳动力人口抚养65岁以上老人人口的比重来看,2010年为2.6人抚养1人。“只有你们自己享受好处!”在年轻人中,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。

事实是,老后一个人生活,一个人死去,未来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。老后破产的人中,1947—1949年出生的“团块世代”占相当大的比例。这一代人被看作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推动经济腾飞的主力,是日本经济的脊梁,他们是日本中产阶层的代表,是多金富裕的银发一族。这代人相对日本其他各年龄层,存款确实是最多的,但普遍三代同堂或四世同堂,上老下小都需要接济,是典型的社会三明治夹心层,因此面临着入不敷出的破产危机。还有很多老人年轻时没有成婚或是婚后没有孩子,老了以后无所依傍,或者家中只有一个孩子,这个孩子却先于老人过世或是无法仰赖。

“说到底,日本老年人的问题几乎都能用钱加以解决。”但在当前控制社会保障支出的国家方针指导下,如何找到一个最佳解决方案呢?“因收入少而犹豫去不去医院,或不接受护理等致使病情加重,从结果来看,反而增加了社会成本。若是能打造一个避免‘老后破产’的机制,反而会降低社会成本。”日本明治大学河合克义教授的这个建议或许值得参考。

出品:副刊编辑中心
设计:壹纸工作室
本版编辑:曲鹏
责编:马晓迪